

「魔法？」倚在斑駁的紅磚牆上的男孩盯著眼前的女孩，接著翻了翻白眼。他笑了一聲，「真是謝了。」

「好笑嗎？」女孩嚴肅地瞪著男孩，「我非常認真，阿笨。」

「我說過我叫亞伯！」男孩嘆口氣，「所以妳有魔法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應該試著相信嗎？」亞伯心不在焉的回應，並從牆上撐起身子，略帶興奮的在身旁的木門前踱步。「快點開門吧！你昨天答應要讓我參觀倉庫的！」

女孩無奈的瞥了一眼，起身整理身後的藥罐，從中摸出一把鑰匙。

—

亞伯望著架上疊得老高的甕，發出連連吃驚的嘆息，「天啊！這真的是……」

兩邊的牆壁由紅色磚頭砌成，有些斑駁，地板鋪著橘紅色的方磚，上頭積滿了塵埃。

接近屋頂的位置橫著一根粗橫樑，上面懸掛著一條繩子，繩子連接著一個巨大的木桶，亞伯一腳跨了進去，拉了拉繩子，身軀隨著木桶緩緩上升。

「嗚呼！」亞伯大喊，視野逐漸廣闊起來，他俯視著整個中藥倉庫。木桶已到達頂端，亞伯伸出手，天花板的雕花一觸可及，他撫了撫它們，超乎想像的細緻，恰似鉛筆筆尖勾勒出的圖騰。

亞伯看得出神，把手伸得越來越出去。而木桶隨著他的身軀逐漸傾斜，脆弱的橫樑承受不住亞伯下壓的重量，發出刺耳的嘎吱聲，麻繩開始被凸出的尖木片一點一點的割斷粗糙的纖維。等到那嘎吱聲終於刺入他的耳膜，為時已晚。

下個瞬間，麻繩斷裂，亞伯隨著木桶掉落。「啊～～～！！」亞伯大叫。

「轟——」一聲巨響，亞伯跌在木桶碎片上，神情痛苦的哀嚎著。

「好痛……」，他一手按著額頭上留著血的傷口，一手撐地，吃力地爬起來，卻感到一陣頭暈目眩。亞伯攀住一旁的架子，一個甕搖搖晃晃地像是要墜落。倒抽一口氣，亞伯急忙兩手抱住甕。

「咦？！」亞伯感覺有滴水滑過他的臉頰，滴在貼於甕上的封條，直到他看著那痕跡逐漸轉為深紅色，他才意識到——那不是水滴，那是他的血。

心底一慌，「不能留下污漬啊！」，亞伯在心中吶喊。愣愣地盯著沾有血跡的封條，腦中的警鈴大作，試著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。

「情況還好吧？碰的一聲是怎……」，女孩站在門口，瞪大眼睛。

亞伯被那突如其來的聲響嚇得不知所措，情急之下撕掉了封條上沾有血跡的一角，將甕藏在背後，轉身面對女孩。

「沒……沒事啦！我沒事！」亞伯勉強擠出笑容。

「到底怎麼搞的？」女孩微慍。「算了啦，先弄你的傷口。」

「咦……？」

「出來啦！」

亞伯狼狽地起身，把甕放回架上，遲疑地看了一眼後，跟著女孩出去。

—

夜闌人靜，亞伯卻睡不著，他一邊撫著額頭上還痛著的傷口，一邊盯著天花板發呆。他腦子裡繚繞的，都是今天的事情。

一瞬間，就一瞬間。亞伯撕開封條後，覺得裡頭的東西在盯著他看。

由於時間真的太短了，所以亞伯自己也不明白那究竟是不是幻覺。但是剛剛和爸媽在吃晚餐時，亞伯很清楚地感覺到，身旁真的多了一雙盯著他的眼睛。說不定現在也是。

嘆了口氣，亞伯將頭埋進被窩中，強迫自己入眠。

—

隔天早上，亞伯和往常一樣，吃完早餐後便閒晃到女孩的中藥房。對於一個轉學生來說，無所事事的暑假最可怕了——既陌生又孤獨，渾身散發著和環境格格不入的感覺。

而中藥房藏在層層掩蓋的墨綠之中，就在一片樹林之後，清幽而靜謐，一般人很難察覺。但對於亞伯這種閒得發慌的學生來說，找到它簡直易如反掌。

「欸，克莉絲。」亞伯叫道。克莉絲是女孩的名字，聽起來就和她本人一樣活潑外放，彷彿天天躍上枝頭啁啾的小麻雀似的。

「怎樣？」克莉絲慵懶的趴在櫃台上問著。到目前為止，亞伯是今天唯一的客人。

「施一下妳的魔法。」

「甚麼？」克莉絲瞪大眼睛，「你不是不相……」

「快點。」

「你一時之間那麼反常我……」

反常地，亞伯走向櫃台，雙手大力地拍上桌子，「我叫你快點！」如雷的聲響嚇得克莉絲從椅子上跳起來。

看著亞伯滿溢著憤怒的、如火般熾熱的雙眸，克莉絲不解的回應著，「生氣甚麼……。」

只見她謹慎地將雙手合十，闔上雙眼，頓時四周颸起了陣陣溫煦的風，吹得桌上的紙張沙沙作響。一團水藍色的光從克莉絲的手心間滲出，像極了流動的螢火。

但只維持了十秒。

克莉絲睜開眼，苦惱的皺起眉頭，「還是失敗了嗎？」

「等等，妳在幹嘛？」耳畔再度傳來亞伯的聲音，語帶懷疑。

「魔法失敗了啦！看不出來嗎！」她羞紅了臉。

「什麼魔法？」

「你……」，克莉絲一時之間說不出話，「你剛剛叫我施魔法的欸！」

「我哪有？」

克莉絲瞪大雙眼，「什麼？」

「我只記得我叫了你，然後妳就做出了這種詭…詭異的動作啊。」亞伯看著克莉絲，眼神透露著相同的困惑。

「你明明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克莉絲便直直瞪著亞伯額頭上的傷口。

「我才不會做那種事。還有妳在看什麼，我的傷口是……。」

「你昨天撕了甕上的封條，對吧。老實回答。」

「我……」亞伯低著頭，慚愧地說，「嗯。抱歉。」

克莉絲洩氣的把桌上的紙張全撥到地上，雙手撐著頭，搓揉著太陽穴。

「妳到底為什麼反應那麼大？」

附身。妖怪。魔女。

亞伯怎麼也無法明白，為何如此離奇抽象的詞語到底會出現在他的生活中。克莉絲的話還在他的耳畔縈縈迴繞著。

「依我看來，你似乎放出了一個情況還不穩定的妖怪。我大部分的魔力就是在收服牠時被牠奪走的，牠現在正寄生於你的身體裡。」

寄生。我的天啊。我會不會死掉。

「幸運的是，牠還不太會操控你，所以你今天才會一下正常一下反常的。」

這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？

「牠不知道怎麼喚醒我的魔法。我想牠是想看我平時是如何施魔法的吧。可惡。總之你先回家，牠應該不會想對你的家人下手。明天再過來。」

亞伯在河堤停下腳步，凝神注視著自己映於河面上的倒影，一切正常。但他卻覺得有股寒意直竄背脊，凍結他的每一條神經、每分每秒的思緒。

—

「我要開始囉。」克莉絲眼神冰冷的盯著瑟縮在牆角的亞伯。

「等等等等等一下……」

「別動。」克莉絲的指尖竄出微微藍光，咻的一聲往亞伯額上的傷口射去。

瞬間，亞伯的尖叫聲迴盪於整個中藥房，海浪般一波一波向外擴散，漣漪將架上的藥罐震得叮噹響。

「可惡，我就知道沒用。」克莉絲喪氣地說，冰冷的表情瓦解，露出一張愁容。

「沒用那妳還用！莫名其妙！」亞伯眼角帶淚，嘶啞的說。

「我很認真的想幫你，你竟然還……」

突然，亞伯站起身子，唇邊漾著意味深長的微笑。克莉絲立即察覺到了事態不對勁，右腳向後踏了一步。

「好久不見啊，克莉絲。」

一瞬間，克莉絲只覺背脊發涼。多年前那個滿是無助、恐懼及痛苦的場景如噩夢般再度襲捲她的腦海，掀起陣陣巨浪。

是牠。

克莉絲努力壓抑反胃的情緒，「怎樣？想再被收服一次嗎？」

「收服……是可以啦。」亞伯的笑容變得更加陰險，寒氣凜人，「看是誰收服誰囉。」

克莉絲稍微失了神，一束藍光冷不防的射向她，下一秒，她感覺自己被灼熱的空氣包圍著，彷彿藤蔓般緊緊攀著全身上下。身旁的藥罐被擊破，藥材刷的一聲如雪片般全撒在地上。

克莉絲氣得滿臉漲紅，不斷掙扎著。

「噓，乖一點。」克莉絲被舉到半空中，接著重重摔在破碎的藥罐瓦片上。虛弱的偏著頭，她聽見骨頭碎裂的聲音。

亞伯走向前，拾起瓦片，朝克莉絲的胸口狠狠刺了進去。

深紅色的血汨汨流出，染紅了克莉絲的洋裝，她痛得喘不過氣。「很快的，我會奪走你自癒的能力。這個男孩借我一下。」

朦朧中，克莉絲看見亞伯離去的背影。她顫抖的將手伸至胸前，使力拔出碎片，鮮血洪流般湧出，猶如掛在身上的，奇異怪誕的彩帶。意識模糊的克莉絲暈了過去。

—

隔天，克莉絲在灑入中藥房的晨光之下甦醒，經過將近 24 小時，身上的傷口大致上已癒合完畢。環顧四周，只見凌亂的紙張，外加各種中藥材，還有大大小小的藥罐碎片，拼圖般填滿地面。她低著頭，試圖在糾結成亂麻的思緒中理出一點清晰的結論。

接著她猛然抬起頭，想起昨天妖怪透過亞伯對她說的話，「這個男孩借我一下。」

克莉絲起身往森林外跑去。一路上盡是折斷的樹枝和異常彎曲的粗樹幹，種種痕跡像是為克莉絲開了條無形的道路，她每一步都走得膽顫心驚。

到了人來人往的大街上，克莉絲的目光在人群間穿梭，絲毫不放過任何一個行為詭異的路人——但到了最後，她覺得自己反倒成為了路人眼中的那個行為詭異的人。

「天啊，她的血是怎麼回事？」「她該不會在看我吧……？」

「冷靜點，冷靜……」她心想。接著，克莉絲一愣，眼神飄往遠處稜線模糊的群山，尖銳的鳥鳴遁藏在人聲鼎沸中，蛟龍般直搗入她的耳膜。

幾隻鳥振翅飛出。

眼前盡是斷枝殘葉。

克莉絲氣喘吁吁地注視著眼前的妖怪——直到現在，他尚未脫離亞伯的身體，可見他的控制能力愈來愈強。她雙手緊握成拳。亞伯迎上她的目光。

又是一束藍光，幾公尺外的大樹應聲而倒，樹幹撞擊地面的場景怵目驚心，滔天巨響迴繞著整個山谷。

「你的目的到底是甚麼？取走我的魔力，然後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愚蠢行徑？」

「傷天害理？」妖怪發出刺耳的奸笑聲。「我從小到大……」

妖怪的聲音突然消失，克莉絲皺了皺眉頭，「從小到大？」

亞伯癱軟的跌坐在地上，全身抽搐。「我的天啊……。」

「亞伯？是你嗎？」克莉絲焦急的問。

亞伯緩緩地轉頭看向克莉絲，眼神不再是昨晚的鋒利和冷酷，反而像隻受到驚嚇的小動物，無言的訴說著他現在正是亞伯本尊。

他看向眼前宛如颶風過境的場景，倒抽了一口氣，雙眼如銅鈴般圓睜著，顫抖的舉起右手指了指，用克莉絲熟悉的嗓音說：「這……該不會是我弄的吧……？」

克莉絲嘆氣，「其實不算是。」

亞伯吞了吞口水，雙唇因恐懼而泛白，「一路上，我瘋狂的想控制我的四肢、我的思緒……但我就是只能任由他擺布……當我走出森林，有一瞬間，我又奪回了我的身體……我知道他要在街上做出哪種事情……我知道自己不行待在平地……絕對不行……。」

「所以你選擇來到這裡，然後意識再度被控制。」

亞伯點了點頭。「妳還好吧？妳的血……。」

「目前沒事。」克莉絲悶悶地說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的魔力流失的比想像中還快，到了最後，我可能連我自己都保護不了了……。」克莉絲頹喪的蹲下身，雙手抱膝，晶瑩的淚於眼眶漫流。

「別擔心。我知道了一些線索。」亞伯吞了吞口水。他走到克莉絲面前。

克莉絲抬頭看著他，「什麼？」

「雖然不確定……」亞伯聲音嘶啞地說，「但我好像透過我的腦袋隱約知道了他的記憶。」

—

兩天後，深夜，在山林中。

克莉絲躲在暗處，等待。她盯著眼前昏暗的小徑，萬籟俱寂，脈搏沖刷聲卻如浪濤般拍打著耳畔。屏氣凝神，四周無風，她的口舌早已乾涸。

突然，一束熟悉藍光自遠方的晦暗模糊竄出，不歇止的流動於克莉絲周圍的灌木叢中，整個山林掩上了詭譎的螢光。

還不是時候，現在還不是時候。

克莉絲持續等待。

—

亞伯感到暈眩不已，但他還是持續往山林跑著。目前，他沒有被附身。

我知道你在想甚麼。我知道你在魔法界的地位卑劣。我知道你從小到大都痛恨自己只是個妖怪。

我知道你想取代克莉絲。至高的、曾收服你的魔女。

所以你想藉由我接近她。你知道她不會傷害我。但你奪得了她的魔法卻不知如何控制。就算你透過我看見了如何喚起它。

我知道你終究和魔法相剋。只是你不願相信自己在山林中的失控是個警訊。警告著過多的魔法存在於你體內不會是好事。

想再奪去她的自癒能力？你的身體鐵定無法負荷。

暈眩越來越嚴重。是牠。牠來了。

—

一連串匆促的腳步聲讓克莉絲探出頭，她看見熟悉的男孩身影朝自己跑來，雙手閃爍著螢螢藍光。深吸了一口氣，克莉絲站起，筆直地向亞伯走去。

「你竟然主動分享，真是難得。」

「快點，動手。」克莉絲淡淡的說。

「恭敬不如從命。」

克莉絲再度感到自己被捲起，皮膚像是被灼燒。有股力量不斷踐著她的雙手，疼痛殘忍的推至極高點，鞭撻著她僅存的意志。藍色螢光點滴飛逝，幾分鐘過去，克莉絲被狠狠摔在地上，雙手淌著血。

「少了魔力，妳不過也只是如此而已。」又是一陣迴盪山谷的駭人笑聲。克莉絲趴臥於血泊中，動也不動。

「醒醒阿，不是很厲害？」亞伯走向前，踢了踢克莉絲。「給我閉嘴……」克莉絲瞪著他，顫抖的開口。

「該閉嘴的是妳！」亞伯忽然踹進克莉絲的肋骨，她痛得蜷縮身子。「我渴望的就是這一刻，永遠取代妳！永遠取代……」

妖怪的聲音嘎然停止。

「等等，為什麼會這樣？」一條條暗紫血絲攀上亞伯的手臂，蔓延至臉頰，至全身上下。

牠沒看到克莉絲正撐著身軀緩慢走近。

「快停止……快停止啊！」

「會的，而且很快。」克莉絲用僅存的力氣掏出提袋中的小刀，一把刺穿亞伯的左胸。亞伯的眼睛瞪大，「忘了我奪走妳自癒的能力了嗎？妳……」亞伯雙膝跪地，螢光圍繞在湧出血的傷口。

自癒能力發揮了。

「怎麼會……」亞伯瞪大血紅的雙眼，額上青筋分明，雙唇發白，攀滿血絲的四肢逐漸僵硬，一片黑染上了他石化的身軀。

最後，石像崩裂，轉瞬間化為雲煙，就此銷聲匿跡。一團黑氣消散。

一波又一波的藍螢光自亞伯的身軀發出，快速繞著克莉絲旋轉，竄入她的身軀。克莉絲蒼白的臉龐漸次紅潤，她閉起眼，倒臥在亞伯身旁。

此時已是黎明時分，天空翻起魚肚白，山底的城市正悄然甦醒著。

—

—

晨光撒入中藥房，捎來微微暖意。這是事發後兩星期。

克莉絲細看佈滿粉紅疤痕的手，慵懶地趴在櫃台上。到目前為止，今天還沒有客人。

她讀著亞伯的字條：

給克莉絲：

我要轉回原本的學校了，說是什麼我到了這邊簡直變了個人似的。其實好像也算是啦。

謝謝妳，我們以後會再見吧？

亞伯